

译作

吕同六全集



吕同六

第九卷·意大利长篇小说（二）

吕同六◎译 蔡蓉 吕晶◎编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吕同六全集

第九卷·意大利长篇小说(二)

吕同六 译

蔡蓉 吕晶 编



世界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同六全集. 第9卷, 意大利长篇小说. 2 / 吕同六译;

蔡蓉, 吕晶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12-4958-9

I. ①吕… II. ①吕… ②蔡… ③吕… III. ①吕同六

(1938~2005) —全集 ②长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

IV. ①I54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3812号

责任编辑

龚玲琳 张迎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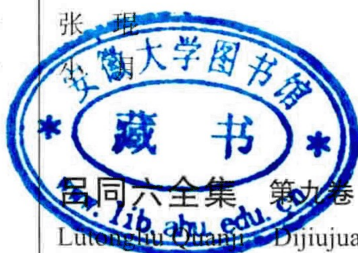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书 名

吕同六全集 第九卷·意大利长篇小说 (二)

Lutonglu Quanji · Diujiujuan Yidali Changpian Xiaoshuo (2)

译 者

吕同六

编 者

蔡 蓉 吕 晶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35印张

字 数

725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958-9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吕同六先生作为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评论、翻译的开拓者与领军人，先后向国人介绍了180多位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文论家，包括意大利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品，被称为“中国最了解意大利文化的学者”、“中国意大利学界泰斗”。

意大利 20 世纪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戏剧大师
皮兰德娄



女作家
黛莱达



诗人
卡尔杜齐



剧作家
达里奥·福



诗人
蒙塔莱



诗人
夸西莫多

编者说明

本卷收辑吕同六先生和夫人蔡蓉合作的三部意大利长篇小说。

(一)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斯戈隆世纪之交(1999)奉献给中国的一部力作《春蚕吐丝》(Il Filo Di Seta)。《春蚕吐丝》同中国紧密关联,因为这部历史小说的主人公鄂多立克是一位同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历史性人物。他是意大利诗圣但丁同时代人,是比马可·波罗晚到中国40年左右的意大利旅行家,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被誉为欧洲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他早年入方济各会,过着清苦的生活,靠水和面包为生,赤足行走,栖身荒野。14世纪早期开始东游,经过陆路、海路,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在中国元代游历多年,归国后留下《东游录》一书。1881年,国际地理协会在威尼斯建立他的铜像,以示崇敬。2004年,意大利摄制的记述鄂多立克生平的影片《在天涯》,获我国长春国际电影节外国最佳影片“银鹿奖”。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为斯戈隆的《春蚕吐丝》“尽可能地提供了素材和依据”,使他“最大限度地以近似真实的手法叙述鄂多立克从意大利乌迪内动身的北京之行”。1999年9月2日,在《春蚕吐丝》主人公鄂多立克的家乡——意大利弗留利大区的波德诺内市,举行了为斯戈隆新作《春蚕吐丝》的新闻发布会。吕同六先生应邀出席并发言祝贺,他说,他幸会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他是小说主人公鄂多立克东游最终抵达国家的中国人;二是因为他是少数有幸最早读到这部历史小说的人之一,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他是一位“先睹为快”的人。他决定亲自翻译《春蚕吐丝》,此时的同六先生,并不知道由于长期熬夜,以及多头绪、超负荷的工作,癌症已悄悄地侵袭他健康的体魄。2000年,他不幸罹患癌症,他病而弥坚,仍笔耕不辍,同病魔进行了五年多的顽强抗争,弥留之际,他将《春蚕吐丝》托付给夫人蔡蓉继续翻译完成。2007年,《春蚕吐丝》中译本面世,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上海《读者导报》分别对《春蚕吐丝》中译本进行了报道和介绍。“文学使各国人民接近”,通过斯戈隆于世纪之交奉献给中国的这部力作《春蚕吐丝》,鄂多立克的功绩重新引起人们关注,也进一步增进了中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二) 意大利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女作家黛莱达最钟爱的一部长篇小说

《风中芦苇》(CANNE AL VENTO),这是撒丁岛一个庄园主家族的衰落史。这个家族就是这部小说的群体主人公。小说以家族三姐妹的命运为轴心,以一个忠心耿耿为家庭效劳的老长工的身世遭遇作为情节主线,贯穿始终。同六先生认为黛莱达是意大利文学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女,天赋聪颖,才思横溢,笔触细腻柔美,一生写了50部长、中、短篇小说,是意大利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同六先生为妻子量身选择了黛莱达最钟爱、也最能体现她细腻柔美风格的《风中芦苇》,希望她在驻意使馆工作之余想家的时候翻译出来。初读一遍,《风中芦苇》就深深吸引了蔡蓉。在黛莱达笔下,撒丁岛的乡村不啻是一个神奇的海岛世界,贯穿全书的芦苇,更被女作家赋予了生命和活力,使人感到神奇、温馨而亲切。全书反复出现的风中芦苇的意象,更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永恒。在万籁俱寂的夜晚,絮絮低语的芦苇,仿佛在向沉睡的大地祈祷。有时,瑟瑟作响的芦苇,朝老长工弯下身子,用犹如手指、犹如舌头、充满生机的叶子抚摸他、舐他,对他神秘地、持续地悄声细语,重复着河谷地那些精灵的喃喃声、流水的潺潺声、朝圣者们的颂歌声和磨坊的索索颤动声。在黛莱达细柔的笔触下,天上银色的月光、星星和云彩,田野间的树叶和花朵,无不是小精灵、仙女和幽灵们的幻化;杜鹃富有节奏的啼鸣、蟋蟀的瞿瞿叫声、清风的微微吹拂……使译者也仿佛进入到女作家黛莱达笔下那如诗如画的撒丁岛田园风光中。蔡蓉译完后,按同六先生的要求,反复修改三遍后交同六先生审阅、审定,再由他撰写序言《一曲贵族之家的挽歌——评黛莱达的代表作〈风中芦苇〉》。他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风中芦苇》是这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首次同我国读者见面。1991年是黛莱达诞生120周年,我们俩谨以此书来表示对作家的热诚而真挚的敬意。”

(三)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反映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乔恰里亚的女人》(La CIOCCIARA)。这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被公认为二战后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法西斯政权的国家。1922年,风景如画的太阳之国——意大利阴霾沉沉,墨索里尼一手策划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率领法西斯军团,实现了“罗马进军”,登上内阁总理宝座。从此,意大利开始了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时期,这就是意大利历史上有名的“黑暗20年”。在此期间,支持反法西斯的作家莫拉维亚被列入黑名单,几遭逮捕,他一度被迫逃离罗马,和难民们在山区隐居,这段艰难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意大利轰轰烈烈的全民抵抗运动,对莫拉维亚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一改以往的创作路子,写出了反映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长篇小说《乔恰里亚的女人》。小说通过切西拉母女二人在战乱中的避难经历,揭露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特别是对心灵的摧残。1961年,《乔恰里亚的女人》被意大利著名导演德西卡搬上银幕,由著名影星索菲娅·罗兰饰演女主人公。索菲娅以其杰出的表演荣获第34届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奖。我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曾多次播出该片。同六先生早在列宁格勒大学上四年级的时候,大学文学作品泛读课的教授布置每位学

生选一部小说，每周读60页，到课堂复述，他就选了莫拉维亚的《乔恰里亚的女人》。列大文学史课的教授，又对莫氏的整个创作进行了分析，使他对意大利这位独标一格作家的兴趣愈加浓烈，于是萌生了把莫拉维亚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的想法。1987年，同六先生鼓励腰椎手术后在家恢复腰和双腿功能的妻子蔡蓉，利用病床上的时间翻译莫氏这部长篇小说《乔恰里亚的女人》，由他审定后收入他主编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意大利三卷本》中。

目 录

春蚕吐丝	斯戈隆 (Sgorlon)	1
风中芦苇	黛莱达 (Deledda)	181
乔恰里亚的女人	莫拉维亚 (Moravia)	327



春蚕吐丝

诚然翻译的道路荆棘充塞，长夜伏案斟字酌句、苦不堪言，但归根到底，每一次译事，仍然是一次难能可贵的修炼，一次令人意外的欣喜和收获。

——吕同六

《光明日报》2008年8月1日

春蚕吐丝

——吕同六先生的最后一部译著 □ 蔡蓉

文学时空

历史小说《春蚕吐丝》同中国紧密关联，小说主人公郭多立克被誉为欧洲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比马可·波罗晚到中国40年左右。他在元代中国游历多年，归国后留下《东游录》，该书为《春蚕吐丝》“尽可能地提供了素材和依据”。斯戈隆对中国和中国文明满怀真挚的情感，他读过中国古代孔子、老子等哲人的作品，对《春蚕吐丝》中涉及的小亚细亚、中东、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异

地他乡，斯戈隆凭借熟读的书卷和深厚知识积累，总能给予细致、精当的描述，小说的语言天然、古朴。

除了充满爱心地描述弗留利大区纯朴的农民群体，赞美人同自然的和谐关系之外，《春蚕吐丝》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近与尊重。书名《春蚕吐丝》很有象征性，似乎从主人公郭多立克身上一根看不见的蚕茧上，不断地由丝线，这根丝线坚如钢丝，将中国同意大利神奇地联结在一

起，各国的文明如此接近。郭多立克是中国文明的崇仰者，他热衷于学习中国的语言，愿意深入了解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他同中国的朋友们常常能以同样的

方式和谐相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热爱，找到了在欧洲传播中国文明和履行自己使命的有效方式。

众所周知，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和意大利，甚至欧洲，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相互获得文明的信息。郭多立克《东游录》，马可·波罗“游记”是中世纪时代有关中国和东方情况最古老和最真实状况的写实。“在郭多立克时代，他的《东游录》和马可·波罗‘游记’同样出名，但后来，就几乎被忘却了……”

一名名叫高济的历史学家将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郭多立克《东游录》，收集在《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出版，发行量6500本。1999年9月2日，在意大利北方波德诺内市，举行了《春蚕吐丝》的新闻发布会，吕同六先生应邀出席并发言祝贺。他说他奉会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他是小说主人公郭多立克东游最终抵达国家的一名中国人；二是因为他是少数有幸最早读到这本历史小说的人之一，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他是一位“先睹为快”的人。他决定亲自翻译《春蚕吐丝》。2004年，意大

利出版界决定将这部小说，作为“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的一部出版，这进一步增进了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部影片荣获我国长春第四届电影节外国最佳影片“银鹿奖”。

正当吕同六先生着手《春蚕吐丝》的时候，不幸罹患癌症，他病重，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同病魔进行了五年多的顽强抗争。2005年1月28日，同六告别了67岁零9个月的人生之路，驾鹤仙去。弥留之际，他将《春蚕吐丝》未完工作托付于经过两年多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吕同六先生的最后一部译著《春蚕吐丝》中文版终于问世。我相

信，如果活着，这个译本的文字会更臻完美，因毕竟不是以文学为专业之士。作者斯戈隆对我的勉励之词，我有自知之明，极当。不管怎样，我全力以赴努力了。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实现了。借此机会，首先要衷心祝贺作戈隆教授，正因为他世纪之交奉献给这部力作《春蚕吐丝》，郭多立克的新展现在人们面前，郭多立克的功绩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春蚕吐丝》版的发行，不啻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

致中国读者

卡尔洛·斯戈隆 (CARLO SGORLON)

我的这本历史小说中译本有一番挺动人的经历。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吕同六教授阅读了这本小说的意大利版全文。吕教授爱上了这本书，同时也被吸引住了，因为这本书叙述一位圣方济各修士、波德诺内人鄂多立克于1314年（只是大概的年代）的中国之行。吕同六研究员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和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他熟悉欧洲文学，主编了多套意大利古典和现代文学丛书。他曾经撰写了我的其他三本小说《木头宝座》、《阿纳泰的贝壳》（这是两部在意大利长销不衰、备受读者欢迎、荣获意大利最重要文学大奖之一的小说）和《第十三夜》的中文版序言并致力于这些书在中国的出版工作。

尽管吕同六教授有许多重要的职务和工作，但是，他愿意亲自翻译这部《春蚕吐丝》。这不仅是对我，也是对一位曾经同中国拥有独特而频繁关系的一位历史性人物的友好和尊重的行动。

但是，他的翻译工作很快笼罩着一种凝重而忧伤的气氛，因为正当著名的吕同六教授进行《春蚕吐丝》翻译的时候，他病倒了。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尽管有比较现代化的治疗手段，五年后，吕同六教授溘然辞世。

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巨大的悲伤，但我也有一种伤感中的自豪。一位才华出众的学者，在他生命最后的数年时光，致力于我的小说的中译本工作，并且，在死神夺走他的生命之前，使这项工作成功地接近尾声。

吕同六教授的遗孀蔡蓉女士，非常认真地承担起《春蚕吐丝》的后续工作。她也精通意大利语，曾经翻译哥尔多尼、皮兰德娄、黛莱达的古典文学作品。显然，对蔡蓉女士来说，完成丈夫最后的工作，是体现妻子对丈夫深爱之情的具体行动。

请允许我稍离题一会儿，我回忆起居里夫人的表现，她是X射线的著名发现者。

她的丈夫比埃尔·居里被一辆飞驰的马车撞倒死亡后，她继续了丈夫由于去世被迫中断的研究工作。

的确，这是在一个动人心弦命运氛围下的中译本。因此，我有更多的理由希望中国读者怀着好感接受我这部小说。毫无疑问，中国读者有充分理由，对书中这位意大利宗教人士成功地通过海、陆路的长途跋涉，抵达北京并在北京待了几年，感到饶有兴趣。

几乎可以推断，鄂多立克的母亲是我的家乡人。波德诺内是意大利东北边陲地区弗留利的一座小城市。鄂多立克在弗留利大区首都乌迪内市的修道院当了15年的圣方济各修士。约摸在他30岁的时候（按年代学推算的大约岁数），在深厚的传教士精神的感召下，鄂多立克接受了教皇克雷芒五世的派遣，前往中国帮助常驻北京的乔万尼·达·孟德高维诺^①大主教开展传播耶稣福音的事业。

这部历史小说以想象的方式叙述，但是，最大限度地以近似真实的手法叙述鄂多立克从乌迪内动身的北京之行。他从海路抵达土耳其的特列比松^②；然后走陆路，途经亚美尼亚和波斯，抵达波斯湾；然后重新走海路，搭乘印度轮船，在塔纳（现在的孟买）、苏门答腊岛和菲律宾（那个时代，这些地方显然有另外的名称）分别登陆停留，最后抵达广州。这是从未有过的冒险之行，整个行程险象环生，富于传奇色彩，主人公对所经之处全然不知，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那时候的中国在蒙古元朝的大汗们的统治下，拥有发达的公路网，拥有管理得有条不紊、可以更换马匹的众多驿站，这为鄂多立克在中国境内的旅行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鄂多立克留下一本《东游录》，在中世纪时代，它曾有各种不同的书名。最流行的书名是《东游录》（*DEREBUS IN COGMTIS*）直译为《陌生之事》。为此，对我来说，鄂多立克所叙述的故事，为我这部历史小说《春蚕吐丝》，尽可能地提供了素材和依据。

在鄂多立克时代，他的《东游录》和《马可·波罗游记》同样出名，但后来，就几乎被忘却了。当然，鄂多立克《东游录》比不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那是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监狱里向比萨人鲁斯梯谦诺口述的游记。鄂多立克的《东游录》在中国印刷过两次。

鄂多立克在他的东游录中，显示自己是一位对所见所闻充满好奇心的人。对他来说，所见所闻都是陌生、离奇，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我认为，我这部历史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弗留利修士鄂多立克对接触和吸

① 乔万尼·达·孟德高维诺（1274—1328年），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传教士，1294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汗八里（今北京）传教，1307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任命他为北京天主教大主教兼东方主教，并派遣七名主教前来北京协助工作，其中只有三名主教到达北京。

② 特列比松，中世纪著名的通商港口。

收伟大中国文明的想法。鄂多立克感到，中国古老的宗教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体制下，以某种方式仍然存在），即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同天主教文化和圣方济各文化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圣方济各教义首先存在于对大自然和众生的博爱之中。鄂多立克的宗教文化同中国的宗教文化肯定不会一致，但是，无论从伦理方面还是从哲学的本体论以及玄学方面来说，都不会势不两立。

毫无疑问，这部历史小说是我的虚构，但不是任意编造。我读过孔夫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佛教先知释迦牟尼的四谛^①。我感到上述这些学说的内容，特别在伦理道德领域，同天主教教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在儒家学说中发现的两条基本原理，竟然也在天主教福音书中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波德诺内人鄂多立克不仅可以被看成是一位来自远方、满怀好奇心、渴望了解别国人民的文化、风貌而长途跋涉的一位先驱者，而且也是一位渴望认识世界、了解各种宗教和伦理道德规则的调停者。今天，几乎地球上的所有人民都愿意同不管是邻近还是远处的其他人民和平相处。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天天日薄西山。如果他们一息尚存，他们过时的陈词滥调，在有教养和文明进步的人们面前，将越来越暴露无遗。

为了创造和平友好的环境，需要人们宽容、博爱并了解别人的文化。基于这种观念，这位弗留利人鄂多立克，作为和平、博爱文化的使者，来到中国，他被看作我们共同推崇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关系的一位倡导者。因此，我希望我的这部历史小说和小说主人公，能像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一样，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尽管我不企求有相同的历史好运，也不企求享有同等的名望。

2006年3月14日

^① 佛教“四谛”，佛教基本教义之一。指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即苦、集、灭、道四谛。按照佛经解释，“谛”是“真理”的意思。佛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苦的，叫“苦谛”；招致这些苦果的烦恼业因，叫“集谛”；要想解除苦果，只有消除烦恼业因而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叫“灭谛”；而要达到上述境界，就必须修“道”，叫“道谛”。

第一章 弗朗兹

在公元1265年的时候，波德诺内的维拉诺瓦镇居民，大约只有二百人。他们几乎全是农民，耕种着封建主的土地；余下的为数不多的人，要么是手工艺工匠，要么是士兵。

那儿的一切，无论是土地、森林和沼泽，还是穿过不毛之地的大路和乡间的卵石小径，统统都归封建主所有，那么，房屋呢？那些农民用梅杜纳河畔或者切利纳河畔的石头盖起来的房屋，难道也归封建主所有吗？

这个问题从来不曾有人提出过。出于某种原因，公证人和管法律的人好像都沉浸在悠然自得的睡梦之中。不过，如果他们偶然地突然醒来，一定会用确凿无疑的方式确认，一切统统归封建主所有，连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也不例外。在别人眼里，那些老爷们是挺奇怪的一族。他们是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每时每刻都藏在与世隔绝的古堡里，要么就怀着神秘的使命，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前往乌迪内、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卡林齐亚、斯蒂里亚，或者去奥地利、波希米亚。

不过，老爷们同时又时时刻刻让人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指挥和暗暗地监视在塔楼干活的人和他们在城堡的卫队。其中的一座城堡，三面都由高高的围墙护卫着。有一个维拉诺瓦镇的人，碰巧有机会走进城堡里。他向人们叙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譬如说，楼梯不像个楼梯，更像是一条向上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每一级阶梯都低低的，主人可以骑着马蹬蹬地上楼去，而不必下鞍。这种事情恐怕天上人间都是不会有的，所以农民们简直不敢相信。

当地的人大抵上都是波希米亚男爵的佃农。对于他们来说，波希米亚男爵的意志如同上帝的意志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个人奢望用自己的意志来取代它。

是的，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奢望。而维拉诺瓦镇的铁匠弗朗兹·马特乌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梦想总有一天扒下波希米亚男爵的皮，把他

扔到野地里去。弗朗兹出生在塔特拉地区蒙塔诺村，曾经入伍当过兵。后来因为不堪忍受严格的纪律而被部队除名。他学会了钉马掌的手艺，这门活儿很吃香，所有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士兵，都有求于他。他的脾气很特别——傲慢自大，固执己见，瞬息万变——压根儿不能容忍单调乏味的生活。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常常闯进封建主的森林里去打猎。他有一副自制的弓箭，用它捕获野猪、狐狸、野獾、猓猓和野狼。凡是带羽毛的猎物，他一律放生，因为它们无论是活着，还是被扔进锅里，他都很讨厌。然而，有一次，他遇上了看守森林的卫队，他带枪瞄准其中的人，在那一瞬间，他真想一枪把那家伙撂倒。

“朋友，好好想一想。我们人多势众，你可是单身一人。”

弗朗兹狠狠咬了咬嘴唇，暗暗估量自己的处境，揣摩着可有机会快马加鞭，逃进森林里去。他把打死的野猪扔到草地上，还没有来得及权衡一下自己的决定，便策马疾驰。与此同时，射来的利箭嗖嗖地顺着耳边飞过，他一头钻进了树林。几分钟以后，在林子里的一条小路上，另外两名骑马的士兵堵住了他的去路。看来所有的守卫者都已闻声赶来，该他倒霉了。

“说真的，现在你别指望虎口逃生了。”士兵们说道。

“猎物归打猎的人所有。”

“不对，这林子是伯爵老爷的。”

“我奔跑了几个小时才打得这么一点玩意儿。”

“你现在可以歇息了。”

三名高大壮实的士兵把他拉下马来，另外三名用弩箭瞄准他的胸脯。所有的人都开心地瞧着他，好像为他们脑瓜子里酝酿的计谋而兴奋无比。

“朋友，是吃几十棍棒，还是上枷刑，你自个儿选择吧。”

弗朗兹朝地上啐了一口痰，露出鄙夷的神情。

“我们对你做到了仁至义尽。你别想考验我们的耐心。快回答吧。”

“棍棒。”弗朗兹喃喃地回答，声音含混不清。

“那就上枷刑。”

弗朗兹被带到波德诺内城里的广场上，关在囚笼里，脑袋和双手都上了枷锁，旁边立着一块告示牌，羊皮纸上写着他的罪名。他遭到了无穷无尽的侮辱。他们欺骗了他，就是为了激怒他，并且把他作为品行最恶劣的窃贼，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众人的嘲弄。而弗朗兹却认定，是皇上和贵族老爷们剥夺了众人狩猎的权利。

太阳在天空升起又落下，弗朗兹·马特乌斯一直被关在囚笼里，上了枷锁的脑袋和双手显得恐怖可怕，好像跟身体的其他部分裂了开来。不过，只有很少的波德诺内人打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嘴角露出一丝嘲笑的神色。弗朗兹年轻的妻子薇奥拉不止一次想走上台去，给丈夫送点喝的，也好让他有精神支撑下去，但那两个士兵总是毫不

留情地把她赶走。酷刑收场以后，弗朗兹的脸孔被太阳炙晒得通红通红，一颗心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他把妻子抱上马鞍，一起回到了维拉诺瓦。

“弗朗兹，忘掉这一切吧。”妻子说道。

“你能做到吗？”

“如果我命中注定在这儿待一辈子，我会做到的。”

“试试看吧，不过，没有那么容易。”

“我会帮助你的。”

弗朗兹的活儿更忙了。看得出来，人人都知道了他的不幸遭遇，内心里都同情他，憎恶那些士兵。弗朗兹竭尽全力去忘掉这一切，可是另外一些事情却又阻止他这么去做。一天早晨，他的店铺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波希米亚驻军司令和总督的儿子，一个是陪同他的年轻人。他们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显然是逃出来的。他们在树林里被一群戴风帽的农民逮个正着，狠狠地挨了一顿木棍。他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这两个纨绔子弟的胡作非为惹怒了蒙受屈辱的丈夫们而遭到了报复。

“好生照管一下马，铁匠。我们上屋里歇息。”

“屋里太寒酸，配不上两位。”弗朗兹说道。

“我们会感到满意的。”

弗朗兹打量了一下马匹，它们也挨了棍棒，显得非常疲惫和烦躁。两块马蹄铁已经松动，需要他来收拾。他虽然开始干起活来，但却心不在焉，因为他脑子里正揣摩着那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本希望，他把活儿干完了，他们也就离开了。可他却不见那两个家伙出来。他走进屋里，只见那两个人上半身裸露着。聪明能干、富于同情心的薇奥拉正在给他们治疗伤口。

他们压根儿没有向他表示一点歉意的意思，他们的举止行动让人觉得，这间屋子和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薇奥拉用油涂在他们身体的乌青块上，遭木棒击打而引发的疼痛渐渐缓解、消失了。最初的恐惧不安和心神不定过去以后，他们开始互相开玩笑。不过，那年轻人忧心忡忡地察看着被狗咬了的伤口，因为他知道，一些病狗不愿喝水，它们的利牙足以致人于死地。可另一个家伙却直拿他逗乐，而且硬让他陪着自己开心。

“马都调理好了。现在先生们可以启程了。”

“好极了！你想赶我们走！对于两个不幸落难的人，你就这样接待吗？”

“待在这儿你们会不习惯的。”

“你别操心，这由我们说了算，铁匠。你的妻子有干净的被子吗？”

“那还用说，她的被子装了两柜子。”

“太好了！这样我们可以在你这儿住下去，直到恢复体面的模样。如果马上回到家里，我的老子会没完没了地盘问我。”

弗朗兹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他仍然试图让他们明白，留下来的决定不可取，但那两个人压根儿不想听他唠叨。他们压低嗓门交谈着，不断爆发出哈哈大笑，好像他们现在不是在别人的家里，而是在波德诺内总督府。他们时时装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因为薇奥拉表现出来的同情和关心给他们带来一种别样的快乐。一个容貌姣好、衣着整洁的乡村妇女，身上散发出碱水和肥皂的气味，用油涂抹他们身上的乌青块，居然取得了疗效，这使他们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薇奥拉的卧室里还有一面镜子，这两个外来人可以借助它来观察他们的逐渐见好的伤口。

在那些日子里，弗朗兹和薇奥拉，还有他们年幼的鄂多立克，只好搬到楼下的厨房里去，把亲友们匆匆送来的树叶塞在大布袋里，权当睡觉用的垫褥。那两个不速之客自然是看不到他们如何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困难的。小鄂多立克禁不住哭泣起来，楼上的两个人不耐烦了，用皮靴愤怒地击打地板。弗朗兹在自己的家里反倒失去了自由，行动受到了限制，在薇奥拉的一再劝阻下，才勉强地按捺住性子。

“我求你啦，什么都别说！他们身上的乌青块几乎要看不见了。他们很快会离开这儿的。”

“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家，我们反倒成了他们的人质！他们突然闯进来，就像猫头鹰抢占了别的鸟的巢儿。”

“他们是波希米亚的军官，可我们什么都不是。”

弗朗兹·马特乌斯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铁匠铺里，免得遇见那两个家伙，看见他们那副傲慢无礼的样子。他使劲地敲打铁砧上的马蹄铁，也是为了发泄心中强压下来的怒火。他悄悄地打量他们，可那两个家伙没有显露出一点儿要离开的意思。他们发现，薇奥拉还是个出色的厨娘，她烧得一手好菜让他们享受到难得的口福，所以常常要她特地烧几个他们最喜欢吃的菜，然后远远地扔给她一枚铜板，仿佛是赏给饭店里跑堂的伙计的小费，或者是抛给叫花子的恩赐。

总督儿子的伤痕消失了，皮肤恢复了原先的颜色，他也变得越来越大胆和张狂，开始纠缠薇奥拉，把她逼到房间的暗角，而薇奥拉气喘吁吁地反抗着。

“您想干什么，先生？我是个嫁了人的女子。您赶快走吧，家里人都在等您呢。”

“你不能对我更温柔一点儿吗？除了厨娘或者护士，难道你不想换个身份吗？”

“先生，我求求您啦。我们是穷苦人家，除了诚实和声誉，一无所有。”

“这儿没有人会瞧见你，傻瓜！”

薇奥拉禁不住哭泣起来，但她赶快擦干了眼泪，免得让弗朗兹发现。可是要一点儿不留下泪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丈夫凭直觉明白了一切。一天，年轻的军官出去了，小鄂多立克在摇篮里睡着了，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响。弗朗兹正在修理马的铁蹄，但他忽然觉得这活儿再也干不下去了，他把锉刀随手扔到地上，活像一头野猪，发狂似的跑回家去。他手里紧握着一把长柄的铁钳，冲进卧室，只见那波